

# 10年，“哥”记的不是账是快乐

出租车司机老周，这些年的生意笔笔入账，记账的本子用了几十本

南京市民杨先生日前打车碰到了一位“怪”的哥，“吃红灯”的时候，他掏出一个本子在记账。闲聊后，杨先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：原来，这位的哥记账的习惯源自1998年，这么多年来，每笔生意他都记下来，如今已“堆”出了近百本账本，有日报表、月报表，还有年报表。

“怪的哥”周万全昨天向记者敞开心扉：“我非常希望我的经验能与同行们分享，也很想掏一句心里话，用心才能享受到开出租车的快乐。”

## 账本记了几十本

“记账什么时候记，客人下车了马上记？不，这样浪费时间，一笔生意做完了，等到做下一笔吃红灯的时候，记一下。”周师傅说，日报表不复杂，就是时间、每笔生意收入及当天累计收入，比如英文作业本上是三小行一栏，第一行时间，第二行单笔收入，第三行累计收入。

月报表又是另外一种模式了，横坐标为日期，纵坐标为单天的净收入，用K线图表示，类似股票分析。周师傅一点也不谦虚地表示，这个报表形式也是他自己根据需要设计的，有意思的是每张月报表的后面都粘贴着当月发生的一切票据：月油费、月租费、修理费，甚至当月的罚款缴费单。

而年报表里包含的信息就更多了，周师傅对年的划分不是从1月份到12月份，而是从每年的七月份到次年的6月底，年报表里包含当年的公里数、生意总笔数、年租金、汽油费、罚款、维修资金、毛收入、净收入……



周的哥和他的记账本 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最让人佩服的是，备注栏中还清楚地注明着油价什么时候上调。

记账的好处可大着呢！周师傅说，“不管哪种表，都有借鉴意义，比如我今天的生意没有昨天好，这个月的生意没有上个月好，我就会反思，是路上生意真的差，还是我思想不集中，开小差了，我就会及时调整自己，也会让我产生超越突破的念头，激励我全身心投入工作。”

从1998年开始一直记到现在，周师傅的账本估计没有百本，也有几十本了。

## 经验之谈：学会“扫街”

翻开他昨天的日报表，“18:31, 10元；18:52, 10元；19:07, 14元；19:16, 10元；19:25, 10元；19:28, 18元……”生意频率相当快，有秘诀吗？“用心！”周师傅说，学会寻找客人是每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必修课，他举例，“前天，我送一个客人到宁南大道，当时20:57，这笔生意13元，往前看不远处是神花集团，是幢商务楼，

灯亮着，我想肯定有人，于是就开车过去等了一会，4分钟，果然等到一名客人，到铁心桥，路上聊天获悉，他们下班是晚上9点多，送他到铁心桥的时间是21:08，回头应该还能带上客，又算对了，做了一笔25元的生意……”周师傅称生意无处不在，就看你用心不用心。他告诉记者，每次送客人路上碰到红灯时，他就会四处张望，注意路边有没有打车的人，打车的多不多，有时空车的时候特别留意斑马线两侧的人，有时打车者需要过马路后再选择打车，这时不妨多等一等。

谈及自己如此热衷开出租车和记账，周师傅无奈地笑了：“那是因为无聊，因为烦躁。”

记者迷惑了，周师傅却长叹了口气：“我以前是一名小印刷厂的工人，上世纪80年代下岗了，37岁时去学了驾驶，随后开上了出租车。”周师傅称，当时开出租车，眼睛一睁就是往车里一坐，客人上来下去，每天重复，非常枯燥非常烦人。怎么办？周师傅想到了记账，通过总结看到自己的“闪光点”，以此代替做

的哥的烦恼和痛苦。

## 再干5年就“退休”

“每年春节，我都给自己放5天的假，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四”，周师傅的理由是：平时苦一点也不在乎这几天，苦钱也要懂得享受啊。

周师傅也确实是一个生活情趣很浓的“的哥”，随便翻下他的账本，这种不经意的生活气息就会漫溢出来：崭新的零钞随便夹在账本里，周师傅说只要收到新的零钞，他都会这样保留；年报表备注上清楚地写着‘全年无乘客投诉记录’，最可爱的是，碰到明星，他会索要签名。“这个安妮是谁？”指着日报表上的“安妮”字样，周师傅不好意思地称这其实是一个变性人，新疆人，聊的时候觉得好玩就让他签了。

“全年无乘客投诉记录”的周师傅打定了主意5年后辞职，但是他说还没考虑将来要干点什么，不过，他说乘上他的车，就是缘分，因为早一分晚一分就擦肩而过，他会继续努力。

快报记者 毛丽萍

## 江苏提高基本药物医保报销比例

甲类药品没了自付比例，但不代表患者不掏钱

快报讯(记者 项凤华)记者昨日获悉，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通知》，要求全省各地要将江苏省增补的基本药品品种中属于《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范围内的，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。

据了解，去年底，江苏在国家公布的307种基本药物目录基础上，增补了292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，使江苏的基本药物达到599种。这些新增补的基本药物，省内有的地区已把它们纳入了医保目录，有的地区设定的自付比例还比较高。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表示，此次通知要求，基本药物属于《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的甲类药品，各地要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全额支付，不得设定个人自付比例。基本药物属于《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的乙类药品，原设有参保人员个人自付比例的要下降5到10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，今后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将进一步减轻。

该负责人提醒，甲类医保全额报销药品，并不表示参保患者不用掏一分钱，而是指患者不用承担按比例的自费部分。而对乙类药品，个人则要按自付比例先支付部分费用，剩下的再按政策给予分担报销。

## 突击赶工一天建两层楼房 违规建房害死老公

快报讯(记者 李梦雅)委托人要求在一天之内将一栋两层楼房建好，包工头曹华为赶工期，他连父亲也喊来帮忙，结果这一帮出了事，由于房子质量实在太差，当天就垮了，老父被压在下面再也没有醒来。

2008年年底的一天，江宁人王亮得知自家的房子就要被列入拆迁范围，他立即张罗在旁边再盖一个房子，并经人介绍找到了曹华。当天，他就和曹华签订了建房合同。

几天之后，听说规划的人就要来了，王亮立即通知曹华，要求曹华在次日早晨开工，尽量在一天之内将房屋盖好。一天就要把房子盖好，这事还真有点难，但是第二天8点钟，曹华还是找来了人并带上老父亲来到王亮家进行突击施工。

曹华心里非常清楚，像这样盖了就要拆的房子，用的材料也不要太好，短短一天，房子差不多就要完工了。就在曹华准备交差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房子突然倒塌，而他父亲和一些工友正好被压在了下面。

事后，警方鉴定，因施工过程太快，他们所使用的砂浆也为红泥拌石屑，几乎没有强度，墙体产生变形失稳等原因导致该房倒塌。

案发后，曹华立即报了警，他父亲虽然被救，但最终没有抢救过来，其他工友虽有不同程度受伤，但总算都捡回了一条命。今年年初，此案被移送至江宁区法院开庭审理，谈到自己做的

事要了父亲一条命，曹华在法庭上泣不成声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曹华在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，致一人死亡、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，行为已触犯法律。日前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曹华犯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# 他开的车，以前没人敢超

23年来，他接运过4万多具遗体

他开的车，一般人不能随便坐。但23年过去了，他却开车接运过4万多人。看到这里，有人会情不自禁地问，这个司机到底是开什么车啊？答案是灵车。

1987年，张师傅加入南京市殡仪馆接运组，正式成为一名灵车驾驶员。一转眼23年过去，昔日的小伙子如今已经两鬓斑白，他当上接运组车队副队长，管理10辆车和12名司机。昨天是清明节，记者采访了这名特别的司机。

## 干这行有很多“潜规则”

“我是接父亲的班，父亲退休后，我和我哥都到南京市殡仪馆工作了，1980年进来的，一开始是在后场做火化工，后来才到车队，负责接运。”张师傅声音很洪亮，说起自己的工作，一点也不忌讳，“习惯了，我在殡仪馆工作已经30年了，开灵车也开了23年。”

说话间，电话响了，有任务来了。3分钟后，张师傅带着徒弟小高穿上藏青蓝的西装，在脖子上挂上工作牌后，整装出发了，动作像消防员一样快。

车子出发了，记者继续听张师傅的心得。原来，这行还有不

少“潜规则”。“第一个就是不能迟到。”张师傅说：“因为有的居民有挑时辰的风俗，所以要随时出车，不论半夜还是凌晨都必须按照规定时间甚至提前一些时间到达。”

张师傅说，他们还要熟悉路线，因为车子开在路上是不能向路人问路的，那会招来唾骂，南京的大街小巷，他们都熟记在心。

一路上，张师傅没有闲着，打了两个电话，一个给单位，一个是给死者家属，要核对仔细了，万一跑错人家，会被骂死的。“所以说，这第二个‘潜规则’就是灵车不能随便停，尽量不要停在老百姓的家门口，要停在死者家属安排的地方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张师傅开车到了目的地中央路，下车戴好手套，抬着担架走进小区。20分钟后，只见张师傅和小高抬着担架走出小区，这时死者的亲人们冲了过来，大哭着用手拉住担架，久久不肯放手，他们便停下来，默默地等着……

坐上车后，记者发现，张师傅他们是满头大汗，脸涨得通红，捶了捶小腿肚子后，车子缓缓开动了。“抬着遗体，从5楼爬下来，当然累了！”张师傅有些伤感和落寞地说，5楼还好，最头疼的是那些高层的住户，连电梯也不让乘，他们只得抬着担架从二三十层高的楼梯一路蹒跚而下，而按南京风俗接尸中间是不得落地休息的。等坚持到楼下时，每个人的手都在颤抖。

## 干这行也有很多感慨

23年驾驶灵车的生涯，张师傅保持着基本不出交通事故的“纯洁”，由最早的面包车，到现在的红旗、桑塔纳，对他如今自己过硬的驾驶技术倍感自豪。他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，为了避免车子颠簸，总是把时速放到三十公里，开得又慢又稳。“不闯红灯，遵守交通规则，我都没有罚单的，就算是出了事故，那也是别人撞我的。”

“车子脏了，从来都得自己洗，外面没人愿意帮我们洗车，换机油等保养也都是我们自己动手，慢慢地连修车也练出来了。”张师傅说，他开灵车在路上，感觉比较深的一点是，过去司机看到灵车都躲着走，现在居然开始有超车。他笑着说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社会对他们工作理

解的一种进步。

而在回殡仪馆的路上，记者看见，当灵车开过的时候，不少行人会好奇地张望，而跟着灵车后面的汽车，有不少因为嫌灵车开得慢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冲到了前面。

“23年，比较保守地算一下，接运过的尸体有4万多具了。”张师傅的语气始终很平静，但这个枯燥的数字背后，勾起的每一次回忆都让他或感慨或沉默，或一声长叹。

“不怕天天见到遗体，最怕鄙夷冷漠的眼神。”张师傅和徒弟小高说，他们随身带着一次性手套，每接完一趟，第一件事就是洗手。可即使这样，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人愿意和我们握手。无论是在平时，还是逢年过节，他们基本在自家呆着，不敢随便问候任何人，更不敢乱串门，总担心别人嫌弃自己给他们带来“晦气”。“再见、有时间来玩”之类的话，他们也从不随便说。

采访中，张师傅一听说要拍照，就立即摆手拒绝，“呵呵，女儿还没结婚呢。”

小高告诉记者，在外面，他们对工作绝口不提，外人问起来，只说是在民政局上班。

快报记者 项凤华